



《呼啸山庄》是艾米莉一生所创作的唯一的一部小说，然而，正是这部小说，奠定了她在文学史上的地位，被后人认为英国一位天才的女作家。

经典阅读 | 解读点评 |

依据教育部《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》编写
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 专家审定

呼啸山庄（下）

HUXIAOSHANZHUANG (XIA)

〔英〕勃朗特(Bronte, E.) 著

《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》编委会 编



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
XI'AN JIAOTONG UNIVERSITY PRESS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

《呼啸山庄》是艾米莉一生所创作的唯一的一部小说，然而，正是这部小说，奠定了她在文学史上的地位，被后人认为英国一位天才的女作家。

经典阅读 | 解读点评 |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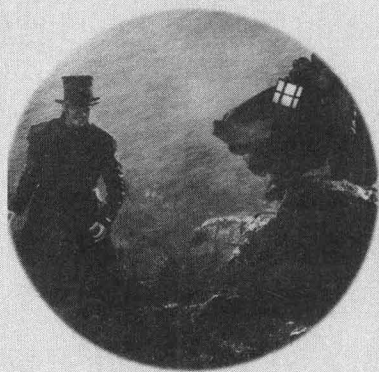
依据教育部《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》编写
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 专家审定

呼啸山庄（下）

HUXIAOSHAN ZHUANG (XIA)

〔英〕勃朗特(Bronte, E.) 著

《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》编委会 编



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
XI'AN JIAOTONG UNIVERSITY PRESS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

目



录

- 第十七章 / 205
- 第十八章 / 224
- 第十九章 / 235
- 第二十章 / 242
- 第二十一章 / 249
- 第二十二章 / 268
- 第二十三章 / 275
- 第二十四章 / 285
- 第二十五章 / 297
- 第二十六章 / 304
- 第二十七章 / 310
- 第二十八章 / 325
- 第二十九章 / 336
- 第三十章 / 343
- 第三十一章 / 351
- 第三十二章 / 358
- 第三十三章 / 371
- 第三十四章 / 381



第十七章



快乐导读

在希思克利夫夜出晨归守护凯瑟琳期间，欣德利和伊莎贝拉合谋杀害希思克利夫。希思克利夫早已有所察觉，于是夺过欣德利手中的枪，把欣德利打成重伤。伊莎贝拉计划失败，不得不闯进了画眉田庄，她一脸的窘相，让人同情。希思克利夫骨子里有种魔鬼般的天性，他对伊莎贝拉十分反感，并无情地扑灭了她的爱火。伊莎贝拉被逼得没办法，只好想方设法逃得无影无踪，后来她逃到了南方，生下了小林顿。六个月之后，欣德利酗酒身亡，希思克利夫又企图开始谋害欣德利的遗孀。

那个星期五，是我们这个月最后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，傍晚天气就变了，南风转成了东北风，首先带来一场雨，然后是雨雪交加和大雪纷飞。

第二天早晨，简直让人无法想象，昨天才过完三个星期的夏天。樱草花和番红花都藏身在冰雪堆下；百灵鸟噤声无歌；小树的嫩叶给折腾成了黑色——那天早晨，阴沉、寒冷和凄凉都神不知鬼不觉地袭来了！我家老爷躲在自己的屋子里——我一个人占了那冷冷清清的客厅，把它变成一个婴儿室。我坐在那儿，那个玩具娃娃似的婴儿哼哼唧唧，我把她放在膝上，一边颠来颠去，一边瞅着一直都在漫天飞舞的鹅毛大雪，在那打开了窗帘的窗台上越积越厚，这时候门开了，一个人走了进来，气喘吁吁地，还在哈哈大笑！

在那一眨眼的工夫，我不只是吃了一惊，更主要的是生气；我还以为是



家里的哪个女仆，便大喝一声：

“行了，行了，在这儿你怎么敢这样放肆？要是林顿先生听见了，会怎么说你呢？”

“请原谅！”一个熟悉的声音回答，“不过我知道埃德加在床上，而且我也忍不住哇。”

那个人一边说着，一边走到了壁炉前面，喘着粗气，把一只手叉在腰上。

“我从呼啸山庄一路跑了过来！”待了一会儿，她接着说，“先不算我飞快地跑过的地方——我数不清摔过了多少跤——哎哟，我浑身都痛！别那么大惊小怪的！等我一缓过来，就给你解释清楚——只是你得行行好，出去吩咐马车把我送到吉默顿，再告诉一个仆人到衣橱里去找几件衣服来。”

那位闯进来的人原来是希思克利夫太太——看来她确实处在无法令人发笑的窘境：她的头发一绺绺地披散在肩上，滴着雪水，身上穿的是她过去常常穿的那套女孩子的衣服，不合她的身份，更不合她的年龄；那件袒胸露背的连衣裙袖子很短，头上和脖子上什么也没戴。连衣裙是薄绸做的，湿透了就紧紧贴在身上，脚上只穿了一双又轻又薄的便鞋。除此以外，一只耳朵下面还有一道深深的伤口，只是因为天冷才没有流太多的血；苍白的脸上有抓伤和青肿的伤痕；因为疲劳身体几乎支撑不住。你可以想象，在我有工夫打量她以后，我最初见到她的时候那种恐慌也没有减轻多少。

“我亲爱的小姐呀，”我叫嚷起来，“不等你把身上每一件衣服都脱掉，换上干衣服，我哪儿也不去，什么事也不听，今儿个晚上你肯定是不能去吉默顿了，所以也用不着去吩咐备车。”

“我一定要去，”她说，“走着也罢，坐车也罢——不过我并不反对马上穿戴起来，还有——哎哟，瞧瞧，血怎么顺着我的脖子淌下来了！一烤火就又觉得痛啦。”

她一定要我先办完她吩咐的事，才让我碰她；一直到马车夫按照吩咐备好了车，一个女仆也给打发去收拾出几件必需的衣着，我这才得到她的同意，



给她包好伤口，又帮她换上了衣服。

等我的事儿办完了，她在壁炉前面的一把安乐椅上坐定，面前还摆了一杯茶，这时她才对我说：“好啦，埃伦，你在我对面坐下，把可怜的凯瑟琳的婴儿搁在一边——我不喜欢看到她！你可别因为我刚才进来的时候那样傻笑，就认为我不怎么关心凯瑟琳——我也哭过，哭得很厉害呢——可不是嘛，比谁都更有理由哭哇——我们没有和解就分手了，这你是记得的，我绝不会原谅我自己。可是不管怎么样，我是不会同情他的——那个野蛮的畜生！哦，把那根拨火棍给我！这是带在我身上他最后的一件东西啦，”说着她把那个金戒指从无名指上脱下来，扔在地上，“我要把它砸碎！”她接着说，一边用小孩子那种泄愤的方法用力敲打，“然后把它烧了！”于是拾起那个错用了的物件，扔进煤火中间，“好啦，他要是把我又弄回去，他就得另买一个啦。纠缠埃德加这种事——我不敢待下来，免得他那邪恶的脑袋里又生出这种念头！另外呢，埃德加一向也并不重情义，是不是？我既不想来请求他的帮助，也不愿意给他招来更多的麻烦——我是不得已才到这儿来躲一下，要不是知道不会碰见他，我就会只待在厨房，洗洗脸，暖暖身子，让你去把我想要的东西拿来，然后就再离开，不管到哪儿，只要能够脱离我那个可恶的——那个显形的鬼怪就行！哈！我要是给他逮住，他可得火冒三丈啦！真可惜，论力气，恩肖不是他的对手——如果欣德利有那种本事，能让他整个完蛋，那么，我不亲眼瞧见这一着，是不会跑的！”

“唉，别讲得那么急嘛，小姐！”我打住她的话头，“你要把我捆在你脸上的那条手绢，弄得错了位，那就又要让伤口流血啦——喝茶吧，缓缓气，别那么大笑啦——在这所房子里笑，那可是太不合时宜了，又是处在你这种情况。”

“这倒是不可否认的老实话，”她回答，“你听听那孩子！一个劲儿地哭个不停——把她抱开一个钟头吧，别让我听到她哭；我最多待一个钟头就走。”

我打了铃，把孩子交给一个仆人去照看，然后就问她，究竟是什么事逼



得她这样狼狈不堪地从呼啸山庄逃了出来——还有，她既然不肯和我们待在一起，那么她又打算逃到哪儿去？

“我本来应该留在这儿，而且也希望这样，”她回答，“好让埃德加打起精神来，也好照看那个孩子，既为这两件事，也更因为田庄是我真正的家——可是我跟你讲，他是不肯放过我的！你想，他看到我慢慢胖起来，高高兴兴的，能受得了吗？他想到我们平静下来，能受得了吗？能不下狠心来搅得我们不得安生吗？好啦，我感到满意的是，我能断定他恨我已经到了那种地步：只要一听到我的声音或者一看到我这个人，就气不打一处来——我注意到，只要我一出现在他面前，他脸上的肌肉就会不由自主地抽搐，显出一副仇恨的样子；这一部分是因为他知道我有好多理由要恨他，一部分是因为他本来就对我反感——他这种感情十分强烈，足够让我可以肯定，如果我能想办法逃得无影无踪，他是不会跑遍英格兰追寻我的；所以我必须走得远远的。我最初是想让他杀了我，现在我已经不这么想了。我倒是更想让他把他自己杀了！他已经成功地把我的爱情扑灭了，所以我现在倒很心安理得。我还能想起来，我曾经多么爱他；现在还能隐隐约约地想象，我仍然能够爱他，假设——不，不行，即使是假设他喜欢过我，他骨子里那种恶魔一般的天性也还是时时流露。凯瑟琳的爱好真是反常得吓人，既然对他了解得那么透彻，居然又能把他看得那样宝贵。他真是怪物一个！但愿能够把他从这个世界上，也从我的记忆里清除掉！”

“快别说啦，快别说啦！他也是个人嘛，”我说，“厚道一点儿吧，还有比他更坏的人呢。”

“他不是人，”她回口说，“他没有权利要我厚道——我把我的心都交给他了，他拿了过去，把它作践死了，然后再把它扔回给我——人都是有了心才有感情，埃伦，既然他把我的心毁了，我就没办法对他再有感情啦，而且哪怕他为了凯瑟琳从今天起就痛哭呻吟，直到他死的那一天，直到哭得流出血来，我也不会对他再有感情啦！的确确实不会，我再也不会啦！”伊莎贝拉说



到这里就哭起来了，可是她马上把挂在睫毛上的泪珠掸掉，又接着说起来。

“你问我，究竟是什么事情最终促使我逃跑了？我是逼得没办法才想这么办的，因为我终于做到了把他惹得怒火冲天，让他比平日那种凶狠歹毒更高出一等。用烧得通红的钳子把神经夹出来，可比对准脑袋给一棒子更需要沉着冷静。他给惹得够呛，已经顾不得像他平时自吹自擂的那样总是恶魔一般的老谋深算，而是开始采取杀人害命的暴烈手段了。我看到我能激怒他，心里就感到痛快；这种快感唤醒了我保护自己的本能，所以我就顺顺当当地逃开了；我要是再陷进他的魔掌，他可就要随心所欲地大加报复了。

“昨天，你知道，恩肖先生本来是会来参加葬礼的，为了这件事，他有意让自己保持清醒——还算清醒；不像平常那样六点发着酒疯上床睡觉、十二点起床时还醉醺醺的，结果总是起床的时候像个想自杀的人那样意志消沉，这本来是应该去教堂，就像是去跳跳舞；可是他却恰恰相反，又在壁炉旁边坐下，大杯大杯地吞起杜松子酒或是白兰地来。

“希思克利夫——我一提到他的名字就发抖——从上星期天一直到今天都没有在那所房子里落过脚——我也说不上来，是天使还是他地底下的亲戚供的他吃喝；不过差不多有一个星期，他没有和我们一起吃过一顿饭——他是天麻麻亮的时候才回来的，然后就上楼钻进他那间屋里，把门锁上——仿佛有谁异想天开巴望和他做伴似的！他在里面一刻不停地祈祷，像个卫理公会教徒那样，不过他祈求的神灵只是无知无识的尘土和尸骸；而他祈求的上帝，也莫名其妙地和他自己那个黑种爸爸搅和在了一起！这种十分稀罕的祷告结束以后——这些祷告一般总是一直做到他声音嘶哑，在嗓子眼儿里费好大劲儿都挤不出来的时候为止——他就又走了；总是直奔田庄！我不懂，埃德加怎么不派人请一个警察来把他监管起来！至于我嘛，我固然也为凯瑟琳悲伤，可是这些日子总算摆脱了那种卑劣的欺凌，我也就不能不把它看做过节一般。

“我的精神振作起来了，足以能够听到约瑟夫那无尽无休的说教而不哭泣了；在宅子里走上走下，也再不像以前那样作贼似的蹑手蹑脚、提心吊胆。



你不会想到，以前不管约瑟夫说什么我都会哭出来吧，不过他和哈顿真是叫人讨厌的两个家伙。我宁愿和欣德利坐在一起，听他那些让人害怕的谈话，也不愿意和那个‘小少爷’还有死心塌地捧着他的那个臭老头子待在一起！

“希思克利夫一回来，我就只好躲到厨房里去和他们混在一起，要不就得去那些又潮又湿没有人住的屋子里去挨饿；等他一走，就像这个星期那样，我就在堂屋那个壁炉的一个旮旯里摆好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，根本不考虑恩肖先生自己会忙些什么；他也不干涉我怎么安排：如果没有谁去招惹他的话，他就比往常安静些了；他更加郁郁寡欢、垂头丧气，不那么爱发火了。约瑟夫断定，他敢保证他是重新做人了；说老天爷打动了他的心，而且他得救了，‘像从火海里穿过的一样’。为了找出他好好重新做人的迹象，我都弄不清究竟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了，不过这并不关我的事。

“昨天晚上，我坐在我那个旮旯里，念几本旧书，一直念到很晚快十二点的时候。外面大雪纷飞，我的脑子不断地转到教堂墓地和那座新造的坟上去，这种时候上楼去真是丧气！我简直不敢把眼睛从我面前的书本上抬起来，因为那样一来那个令人悲伤的画面立刻就会出现在我的眼前。

“欣德利坐在我的对面，他的头斜靠在一只手上，大概也在默想同一个问题。他喝酒已经不再喝到昏天黑地的地步了。在那两三个钟头里，他既没动弹，也没说话。整个宅子里没有一点儿动静，只有那呜呜的悲风不时摇晃着窗户的响声，煤块爆裂轻轻的噼啪声，我隔一会儿用剪子剪一下长烛芯的咔嗒声。哈顿和约瑟夫大概都在床上睡着了。这可真是非常、非常凄惨。我一边看书，一边叹气，因为好像一切欢乐都从这个世界上消失得无影无踪，永不复返了。

“这令人伤怀的寂静终于让厨房门闩的声音打破——希思克利夫从他守夜的地方回来了，回来得比平时早，我想是由于暴风雪突然来了。

“那扇门早已闩上了，我们听见他绕过来想从另一个门进屋。我站起来，嘴边流露出一种我掩饰不住的表情，我的那位同伴本来一直盯着那扇门，我



一活动就引得他转过身来朝我看了。

“‘我要把他关在门外待几分钟，’他大声嚷道，‘你不反对吧？’

“‘不，为了我，你可以整个夜晚把他关在门外，’我回答，‘关他，把钥匙插进钥匙孔里，再把门闩拉上。’

“恩肖在他的客人还没有绕到前门就把这事办好了；然后走过来，把他的椅子搬到这张桌子的对面，自己斜靠在桌子上，两眼冒出仇恨的怒火瞪着我的眼睛，想从中寻求同情；他外表上和表现出来的感情上都像杀人凶手，所以他不能一点儿不差地找到他想要的那种同情；不过他还是发现了足够的反应，足以鼓励他说出这番话来。

“‘你和我，’他说，‘都有一大笔账要和门外面的那个家伙算！如果咱们俩谁都不是胆小鬼，那么咱们就可以联合起来和他了结这笔债啦。你是不是和你哥哥一样软？你甘愿一直忍受到最后，根本就不想报复一下吗？’

“‘我现在已经忍受腻了，’我回答，‘能够报仇雪恨而且又不会回过头来伤及自己，我会很高兴干；不过背信弃义和行凶施暴可都是两头带尖儿的枪——它们伤使用它们的人，会比伤敌人还重。’

“‘用背信弃义和行凶施暴来对付背信弃义和行凶施暴，那是公平合理的一还一报！’欣德利大声说，‘希思克利夫太太，我并不要求你做任何事，只要你静静地坐在那儿装哑巴——现在告诉我，你能不能？我敢肯定，亲眼得见这个魔鬼丧命，你会和我一样感到痛快；你要是对他不先发制人，他就会要你的命——而且他也会要我灭亡——让那个可恶的坏蛋见鬼去吧！他敲起门来，就像他已经成了这里的主人了！答应我闭上嘴，不等那座钟打点——还差三分钟就是一点了——你就是个自由人啦！’

“他从胸口处掏出了凶器，就是我在信上给你形容过的那件，要不是我把蜡烛抓过来，他就会把它弄灭的，我一把攥住他的胳膊。

“‘我可不会闭上嘴！’我说，‘你决不要碰他……让门还是关着，别出声！’



“不行！我已经下了决心，而且老天爷作证，我得说到做到！”这个不顾死活的人大叫着，‘不管你自己愿意不愿意，我都要给你做件好事，还要给哈顿求个公道！你用不着费心来拦住我，凯瑟琳已经不在了一——活着的人谁也不会为我感到惋惜，或者感到惭愧，哪怕我此时此刻就抹脖子呢——是该做个了断的时候啦！’

“我大概又是在和一头熊较量，或者和一个疯子讲理。我唯一的办法就是跑到格子窗那儿，警告他打算对之下毒手的那个人，等待他的是什么命运。

“今天晚上你最好到别的地方去待一宿！”我用一种得意扬扬的腔调大声喊叫，‘如果你硬是要想办法进来，恩肖先生就要开枪打死你。’

“‘你最好把门打开，你——’他回答，他用那种我不屑于听的文明字眼儿称呼我。

“我才不要扯进这件事情里去呢，’我驳回他的话，‘你要是愿意，你就进来挨枪子儿吧！’

“我说着就关上了窗户，回到壁炉旁边我的地方去了，因为我虚情假意的本事太小，没法对他面临的危险装出一副焦急不安的神态来。

“恩肖痛骂了我一顿；硬说我还爱那个坏蛋，说我表现的态度卑劣，把一切难听的词儿都骂到了。而我在内心深处暗自思量（并且在良心上毫不内疚），如果希思克利夫让他解脱了苦难，那对于他该是多么值得庆幸啊；如果他把希思克利夫送回了老家，那对于我又该是多么值得庆幸呀！我坐在那儿想着这些的时候，希思克利夫一拳把我身后的一扇窗户嘭的一声打落在地，露出他那副黑黢黢的脸，显得狼狈不堪。那些窗栏杆隔得太密，他的肩膀没法挤进来。我认为自己很安全，高兴得笑了起来。他的头发和衣服都蒙着一层雪，变成了白色，他又冷又气，齙着吃人生番似的利齿，还在暗处发着亮光。

“‘伊莎贝拉，让我进去，要不，我就要叫你后悔了！’他‘嗥’了起来——约瑟夫就这么说。



“‘我可不能犯杀人罪，’我回答，‘欣德利先生拿着刀和上好子弹的手枪，在这儿守着呢。’

“‘让我从厨房门进去！’他说。

“‘欣德利会赶在我前面跑到那儿去的，’我回答，‘嘿，你那份爱情也太轻贱了，怎么下一场雪就顶不住了呢！夏天皓月当空的时候，咱们就给丢下安安稳稳地睡大觉，可是冬天的一阵风来了，你就得跑回来避难啦！希思克利夫，如果我是你，我就会直挺挺地趴在她的坟上，像一条忠心的狗一样死在那儿……现在确实值不得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了，是不是？你曾经清清楚楚地给了我这样一个印象：凯瑟琳是你生命中的全部欢乐——我现在没法想象，没有了她，你怎么还想单独活着呢？’

“‘他就在那儿……是不是？’恩肖一边大叫，一边冲向那个破窗口，‘如果我能把胳膊伸出去，我就能射中他！’

“埃伦，恐怕你会把我看做一个地地道道的恶人——不过你并不知道全部的情况，所以也别下判断！即使有人算计着要谋害他的性命，我也决不会去帮助或者挑唆——我当然还一定得盼望他死；所以看到他向恩肖的武器扑过去，把它从他手里夺走的时候，我大失所望，并且因为我奚落他的那番话会让我自食其果而吓得愣住了。

“手枪里的火药爆炸了，刀子弹了回去，一下戳进执刀人自己的手腕里。希思克利夫用全力把它拔了出来，拔的时候还带下来一条肉，然后将这把血淋淋的刀子插进自己的口袋儿里。接着他拿起一块石头，砸掉两个窗户中间的隔断，跳了进来。他的对手疼痛已极，加上动脉或是大静脉大量流血，倒在地上昏迷不醒。

“那个恶棍对他又踢又踹，把他的头往石板地上撞了又撞，同时还用一只手抓住我，不让我去召唤约瑟夫。

“他使出了超乎常人的自我克制，才没有把他那对手彻底干掉；不过他自己也弄得喘不过气来了，最后只好罢手，把那个气息全无的躯体拖到高背长



靠椅上。

“随后他撕下恩肖上衣的一只袖子，恶狠狠地把伤口草草包扎起来，这样做的时候，还又是啐唾沫又是咒骂，和刚才踢他一样地劲头十足。

“他这时把我松开了，我一刻也不敢耽误马上去找那个老仆人；我匆匆忙忙讲了发生的事情，他总算一点点弄明白了我大概的意思，就三步并作两步气喘吁吁地慌慌张张跑下楼来。

“‘这会儿可该咋办呢？这会儿可该咋办呢？’

“‘就这么办，’希思克利夫大吼一声，‘你们老爷发了疯啦；他要是这样再拖上一个月，我就把他送进疯人院去。那你又是怎么鬼使神差地把我关在门外面的了，你这个老掉了牙的狗东西？别老站在那儿吞吞吐吐、咕咕噜噜的，快过来呀，我可不会去侍弄他。把那摊玩意儿洗刷掉，可得小心你那根蜡烛的火星——那有一多半是白兰地！’

“‘那么，你把他谋害了呀？’约瑟夫大声叫嚷，吓得举着双手，直翻白眼，‘俺可从没见过这光景！愿老天爷——’

“希思克利夫一下子把他推得跪在地上，正在那摊血中间，又扔给他一条毛巾；但是老家伙并没动手把血擦干，而是合起双手，祷告起来，他用的那种稀奇古怪的字眼把我都逗笑了。我当时的心情是什么也不害怕，事实上我就像恶贯满盈的罪犯到了绞刑架下面，已经满不在乎了。

“‘噢，我都把你忘啦，’那个恶霸说，‘那得由你来干。跪下。你和他勾结在一起来对付我，是不是，你这条毒蛇？去，那才是你干的活儿呢！’

“他抓住我又推又拉，一直摇得我的牙齿咯咯直响，然后把我扔在约瑟夫旁边。这个老仆人稳稳当当地做完祷告，然后站起身来，发誓要立刻动身到田庄去。林顿先生是治安推事，哪怕他死了五十个老婆，他也应该过问这件事啊。 ..

“他拿定了主意就十分顽强，所以希思克利夫认为，还是硬逼着从我嘴里讲出事情发生的大概经过为好。他高高地站在我面前，恶狠狠地喘着气，因



为我总是勉强地回答他的问题。

“要让那老头儿确信无疑，不是希思克利夫先动手行凶，可是一件大费唇舌的事，特别是因为我的那些话又都是硬挤出来的。然而，恩肖先生没过多久就让约瑟夫相信，他还活着，于是他赶忙给他老爷服下一剂烈酒；凭着这股酒劲儿帮忙，他不多一会儿就又能动弹，并且清醒过来。

“希思克利夫心里明白，恩肖根本不知道自己不省人事的时候挨过那顿拳脚，所以说他是自己喝醉了发酒疯；还说他也不愿意再管他那些胡作非为，只劝他上床睡觉。让我高兴的是，他说完这番颇有见地的话就离开我们走了，欣德利则直挺挺地躺在壁炉前面的石板地上。我也起身回到自己的屋子里去，对自己这么轻易就脱了身也感到惊讶。

“今天前半晌，我在正午前大约半个钟头下楼，恩肖先生坐在壁炉边上，病得很重；他那位丧门神把身子靠在烟囱上，脸色差不多一样憔悴、苍白。俩人好像谁都不想吃饭的样子；等到摆在桌子上的饭菜都凉了，我才开始独自吃饭。

“我吃得很痛快，没有什么来碍我的事；我时不时朝我那两个默不作声的同伴瞥一眼，心中真切体验到一种满足和优胜，而且感到心安理得的愉快。

“吃完饭以后，我斗胆一反常规地贸然走近壁炉，绕过恩肖坐的椅子，在他旁边的犄角上跪了下来。

“希思克利夫没朝我这边儿看，我抬起头来，凝神注视他那副脸子，好像完全相信它几乎已经化作了石头。他的脑门儿，我原先觉得那么英武，现在觉得有如凶神恶煞；还黑压压地布满乌云。他那双蛇妖一样狠毒的眼睛，因为彻夜不眠而晦暗无光——也许是哭着呢，因为眼睫毛那时是湿漉漉的。他嘴上那种凶残狠毒的冷笑不见了，罩上了一层难以言传的悲哀。如果是另外一个人表露出这样的哀痛，我就会掩面而泣了。可既然是他，我可就真如愿以偿了；打落水狗本来好像很不体面，可是我也不能坐失良机，不放它一支冷箭哪；只有在他不堪一击的时候，我才能尝到一还一报的轻松愉快。”



“啧，啧，啧！小姐，”我打断她说，“人家会认为，你这一辈子还从来没打开过《圣经》呢。如果上帝让你的仇人受罪，这保险对你也就足够了。你还要再去折磨他，那就未免又卑鄙又霸道了！”

“一般说来，我也承认是这样的，埃伦，”她接着说，“可是不管希思克利夫遭多大的罪，如果其中没有我给他加上的那一份，怎么能教我心满意足呢？如果我能让他遭罪，还叫他知道，是我让他遭的，那么哪怕让他少遭一点儿，我也愿意。唉，我该他太多了。唯有一个条件，才能让我希望饶了他。那就是，如果我能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他狠狠拧我一把，我也得拧他一把，把他和我拉齐。是他先伤的人，所以得先让他求饶；到那时候——哼，到那时候，埃伦，我就可以让你看看我的宽宏大量了。不过，我真正报仇雪恨，那是根本不可能的，正因为如此，我也就不能饶了他。欣德利想喝点儿水，我递给他一杯，并且问他怎么样了。”

“‘并没病得像我指望的那样，’他回答，‘但是，且不说胳膊疼吧，身上每一处地方都痛得钻心，就好像和一大群小精灵打过仗似的！’

“‘是啊，没什么奇怪的，’我接下去说，‘凯瑟琳生前一向夸口，说她护着你，让你身体不受伤害——她的意思是说，有些人没来伤害你，是因为害怕得罪她。好在死人不会真的从坟里爬出来，不然，昨天晚上她就会亲眼看到让人恶心的一场戏啦！你身上不是都给打青了，打肿了，胸口和肩膀不是都给拉了口子吗？’

“‘我可没法说，’他回答，‘不过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倒下以后，他还敢动手打我吗？’

“‘他对你又踹又踢，还抓着你往地上撞，’我悄悄对他说，‘他嘴上还流着口水，真想用牙撕了你呢；因为他只有一半是人——连一半都不到。’

“恩肖先生也跟我一样抬起头来，朝我们共同的敌人脸上瞅；只见他完全沉浸在自己的痛苦里，对他周围的事情毫无知觉；他站在那儿的时间越长，他内心深处的阴暗凄凉在面貌上就流露得越清楚。”



“哦，但愿上帝赐给我力量，让我在这辈子最后这痛苦的时刻把他勒死，那我就高高兴兴地下地狱。”这个忍无可忍的人呻吟着，歪歪扭扭地想站起来，又无可奈何地倒向椅子里去，他确信自己已经不适宜和他再斗了。

“‘别介，他把你们家的人害死一个已经够了，’我大声说道，‘在田庄那边，谁都知道，要不是为了希思克利夫先生，你妹妹本来到现在也不会死。归根到底，让他爱还不如让他恨呢。我一想起我们当初过得多么快活——他来以前凯瑟琳又是多么快活——我就不由得要诅咒他来的那一天。’

“十有八九希思克利夫注意到我讲的这番话很有道理，没有多么注意我这个讲话人是出于什么用心，他的注意力给引起来了，因为我见到他眼中的泪水像下雨一样顺着他苍白的脸往下直流，他还一声接着一声地长叹，憋得直倒气。

“我死死地瞪着他，轻蔑地笑着。他那两扇愁云密布的地狱之窗，突然向我闪了一下；然而，那恶魔似的一向小心提防的眼睛，现在却晦暗无光，眼泪汪汪，所以我也毫不害怕，又仗着胆子发出一声讥笑。

“滚蛋，别在我眼前晃。”这个深沉哀痛的人说。

“他说话的声音很难听清楚，不过我猜他至少说的是这类话。

“‘请原谅，’我回答，‘不过我也爱凯瑟琳；她哥哥现在需要人照顾，看在她的分儿上，我要照顾他。现在她死了，我看到欣德利就像看到了她；要不是你昨天想把欣德利的眼睛抠出来，把它们打得青一块红一块的，它们就和她的眼睛一模一样了，还有她的——’

“滚蛋，你这不值一提的白痴，别等到我一脚把你踹死！”他一边说一边动作了，我也照样动作了一下。

“‘不过，’我接着说，同时也准备好了逃跑，‘如果去世的凯瑟琳当初信赖你，接受了希思克利夫太太这个荒唐下贱、丢人现眼的称号，她很快也会落个同样的下场！她可不会不动声色地容忍你那些劣迹，一定会把她的憎恶和嫌弃都发泄出来的。’



“高背长靠椅的椅背和恩肖本人挡在我和他中间，所以他没想扑上来，而是从桌上抓起一把餐刀，对着我的头扔过来，扎在我的耳朵下面，把我正说着的话打断了；不过我把刀拔出来，一个箭步跳到门口，又说了一句，我希望那句话比他的飞刀刺得更深一点儿。”

“我看到他的最后一眼是他如狼似虎地冲过来，却给他那位房东抱住了，两个人扭作一团，倒在壁炉边上。”

“我逃过厨房的时候，吩咐约瑟夫赶快到他老爷那里去。我把哈顿撞倒了，他那时正在穿堂把一窝小狗吊在椅背上。我像一个神明护佑从炼狱逃出的鬼魂一样，连跑带颠，飞奔下那段陡坡路，然后离开那条拐来拐去的弯路，直穿荒野，翻过坡岸，蹚过沼泽，说句老实话，不顾任何危险像朝着灯塔似的冲向田庄。我宁可给打入地狱，永世不得翻身，也不愿在呼啸山庄那座房子里再过一个夜晚啦。”

伊莎贝拉打住不说了，喝了一点儿茶，然后站起来，让我给她戴好帽子，披上我拿来的大披巾，我苦苦恳求她再待上一个钟头，她只当做耳旁风；她蹬上一把椅子，吻了一下埃德加和凯瑟琳的画像，又同样和我亲吻告别，就走下楼去，带着范尼上了马车。这条小狗见到自己的主人，高兴得汪汪大叫。她赶车走了，以后再也没到这一带来过；可是等事情稍稍安顿下来以后，她和我家老爷就开始定期有书信来往了。

我想她的新居是在南方，离伦敦不远。她逃走以后过了几个月，就在那里生下一个儿子，洗礼时取名林顿，从一开始她就来信说，那是一个病病歪歪、别别扭扭的小东西。

希思克利夫有一天在村上遇见我，问她住在哪儿，我不告诉他。他说，这也无关紧要，只是她得小心，别到她哥哥这儿来；要是她得由她丈夫本人来供养，就不应该和他哥哥在一起。

我不愿给他透一点儿消息，可是他还是从别的仆人那儿知道了她的地址和有个孩子的事。不过他并没找她的麻烦。他这样宽容克制，我猜想，伊莎